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鋟

卷七　跋　碑　銘　贊　箴　哀辭　祭文　上梁文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七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卷七　跋　碑　銘　贊　箴　哀辭　祭文　上梁文

題邱忠定詩與鄭檢法唱酬集跋　　　　宋　劉　宰

故樞密邱忠定公以盛年亞倫魁以直道結人主以臺省第一流人物持節近甸其風采如太阿出匣宜其眼高四海氣葢一世眎同列無足當其意而其賓主之間更唱迭和意味乃爾足以占邱公之所存且知鄭君之得此非苟然者

題鄒道鄉所書女誡跋　　　　楊　時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敎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絍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于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敗者幸而已毘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閒出道鄉所書女誡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鄉盛德之士也言動

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書李從政墓誌後　楊　時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毘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葢非淺者所能窺測也晚在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

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劇賊竹箄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矜恕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爲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毘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慨然追念平昔

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題殉節編後

國朝　韓菼

常州訓導汝公可起殉難在故明崇禎十五年無錫錢肅潤吳江宋鶴齡爲之傳序余同郡宋實穎私謚之爲介烈先生其事大顯公曾孫周錄復謁余所以不朽公者余惟諸君子之言詳矣抑余有感於錢先生之言也謂司訓一官可以死可以無死然公不死則必降不降不死亦必死於兵燹故孔子不死魋之難曾子不死武城公能以魯人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立言誠善然公非可以無死者當春秋時士君子游於人之國君臣之位未定故患難之

際猶可以自全訓導一官於弟子師也於朝廷臣也豈孟子賓師之謂哉夫士而臣也者與女而婦一也未成婦道而死其夫君子或以爲過禮然未嘗不哀其志而予之而況於爲婦者乎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益官雖小以講學明義理爲職自三代之衰學校之敎不行然公論往往從玆出晉惠之世董養登明倫堂而歎朱泚之亂何蕃以一人抗賊宋時太學生屢爭朝政而明初諸生死靖難者亦比比也彼以女貞不字之身激於大義而爲之長者脫蒙面忍恥乞憐求活設官之謂何然則公之一死於人心風俗之敎豈其微哉往余在史館與同官論史事及明季死事諸臣或以直書爲疑余曰何害敎忠

聖朝甚盛典也竊不自揆方欲收拾遺文訪問野老求數數得如汝公者以備史氏之闕故樂得而書非徒家周錄之請也

書盧象晉傳後　　　方苞

宜興盧豪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多端而媢疾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勳庸出己之上必不能容即未逢之士少見鋒穎即防其異日之難馴而預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之詬厲絕不以概於心即情見勢屈而身羅禍殃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亾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已不能爲之下

而不思高陽旣退邊關社稷之事已不能支擠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亾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旣亾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當是時邊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象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莊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姦儉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溫體仁每摧抑忠良以出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媢疾之臣身死國亾而不悟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究王訩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僇有國者可不慎乎

常州府修城碑

明 邵寶

常於江南爲望郡郡之有城創自晉太康初逮後唐天祐間始築所謂羅城者我高皇帝初平江南命御史大夫中山侯湯公和以重兵鎮其地乃改築新城周十里有奇視羅城損五之三今城是也然多括用舊甓未底於固及海內既定撤去鎮兵城壞不治者於今百五十年矣成化間郡守孫侯仁嘗修之久而復壞間奉修理之詔上下具文知深慮者亦鮮葢郡境南接於南京東爲三吳之門又東北距於江又北西通於京口實惟江南要地然自平時觀之則所謂腹裏也因循袖視無足怪者正德六年冬監察御史渤海李侯某來守茲郡登而觀之毅然欲修焉時北方羣盜方馳

寀中原論者率以長江限隔邈乎惟風馬牛不相及故有以過慮議侯者侯曰吾豈惟斯盜是爲哉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民縱吾怨吾固當任之乃具白於巡撫都御史某公某巡按御史原君某淸戎御史某君某巡捕御史某君某厥既得報則與同知羅侯某通判陳侯某溫侯某謝侯某推官粟侯某協心經畫擇日興事時則咸謂之斷財以產率爲白金若干兩功以力授爲徒庸若干夫事以才任爲總領若干人程以籍定寸度尺分各有差等凡若干丈時則咸謂之均率作自躬懲怠勸勤朝夕弗懈時則咸謂之勤自始事三越月而畢樓櫓扉闥濠陴闉堞高深整密視舊加倍屹爲壯觀東西行者皆稱美焉時則咸謂之敏然過慮之誚猶其未盡

息者未幾北竄以窮故舍騎入江奪諸關東下越京口是來聚於孟瀆於魏村於申港合攻江陰門焉以動我郡治將有窺我江南之勢警報流傳民大讋援侯曰我城固矣吾其親率吏士民兵拒之江上相而禽之侯至江陰運謀僇力奇攻正守以折賊衝賊既衂遂引而東又泝而西越月餘再至將殊死決戰侯復如江陰備禦益嚴賊不敢逼于是官軍適至提督都御史陸公某遂由江陰發舟師殲渠魁于狼山賊乃盡滅當是時使城不先完則侯將自守不暇焉能出百里外以抗劇賊即出焉日惴惴內顧焉能周旋展布有茲成功且江陰既全郡斯固矣常郡固則江浙諸郡斯免於驅突矣夫修一城而蔽江浙千里之衝侯之功其一郡之功乎

君子謂侯知幾能豫于是乎哲雖微寇固將頌之益其功之所徵者遠矣先是城成郡之大夫士謀所以紀侯績者乃因戶部郎中劉君乾甫上京師致書屬爲紀實時奉詔省毋南還受書於途方將以不敏遜既而抵郡適覩厥成敢以見聞序而詩之俾刻諸石其詩曰常維大邦望於江左東浙西淮爲喉襟所有城歸焉久壞弗修衆方是玩有識以憂越歷三紀功歸我侯侯始令民民則譊譊謂侯我浚謂侯我勞勞我筋膂浚我脂膏侯曰佚道彼則曷知乃令乃期親登以麾民趨侯事孔力且時侯曰勤止手拊摩之城既成矣民則衛矣謂侯平矣謂侯明矣天塹湯湯奚有巨寇門我江邑將襲我後侯視我城腹心在斯我邦于亢迺我體肢截寇截

御王師適來叶出奇應變殄彼鯨鯢侯歸覲郡有埔有池斯池斯埔民心攸繫國我壯威士我增氣侯師于江實維長城先幾是圖神相我誠重門禦暴自古在昔四方底平侯與有績憲憲我侯政則多有城哉城哉其與不朽

慧山浚泉碑

邵寶

正德五年春三月錫人浚慧山之泉秋八月功成先是正統間巡撫周文襄公嘗浚之其後屢葺屢壞至是而極縉紳諸君子方圖再浚而實歸自漕臺適與聞焉既求士之敏者董厥工作乃與匠石左右達觀究厥攸原爲新功始詢謀僉同用書告諸望族各助厥貲而後卽事凡爲池三爲渠二爲亭爲堂各一而三賢之祠故

在泉上今益爲十賢而新之縣大夫請助以葺故謝焉至是凡五閱月而泉之流行猶前日也諸君子既觀厥成則以記命實惟慧泉爲天下高品尚矣然其來也同源而異穴或發則氿或發則濫三池匯之而石渠陰貫乎其間益約濫節迅以成泉德古之爲是者可謂知水矣是故上池淵然中池瑩然下池浩然爲觀不同而水之狀於是略具與自陸子品之之後觀且飲者日衆以盛甚者驛致長安通名嶺海之外夫豈偶然乎哉雖然時而浚之則存乎人譬之天道有變理之功譬之人事有更化之理浚之爲義亦大矣是以君子重圖之今是役也有渠以通有池以蓄有亭若堂以爲之觀無侈無廢克協于舊其規畫所就論者謂邑有人焉實不

斂謹以歲月勒之于碑復爲詩以歌之總其費爲白金若干兩督工之士爲龔時亨楊正甫莫利鄉其助之者之名具於碑陰凡若干人爲書者吳大章而往來宣勸則潘繼芳及僧圓顯定昌云其詩曰遂彼原泉囂山之下維僧若冰肇從自古謂配中泠允哉其伍我錫彼金有子維毋孰不來飲孰不來觀賛嘆咏歌并列以寒孰閟我流石崩木竄匪泉則斂斂以是故人亦有言淸斯濯纓棄而弗滌豈泉之情錫人協議與我涘功維物有理變極則通維雲蒸蒸維石齒齒泉流其間終古弗止有德匪泉則時予之恥我詩於碑以頌其成泉哉泉哉與時偕淸

膠山重建宋丞相贈太師謚忠定李公祠堂碑

邵寶

寶既祠忠定李公於惠山尙德書院而膠山寺故祠復以重建之成來告葢鄉人安國爲之頭常走書請記於淮陰漕府寶有感焉而諾之於今期月矣惟公爲宋名臣寶自弱冠卽知景慕有執鞭之願比讀史傳乃知公邵武人自其祖始居吾錫于是心益嚮往之弘治十有三年秋寶以提學命便道過家往謁公祠至則廢壞已久僧以木主寓泉亭生寶肅再拜而退當時欲圖修復無所於屬獨陸永思者捨田七畝以爲供具悲慨嘆者久之今茲之舉寶吾志之所欲也於其成也烏得無言哉按郡志山在邑東三十里梁大淸初寺於其麓宋紹興間公請爲墳刹改崇親報德之額嗣

是遂祠公焉其取重於世寔以公故則吾錫之人修而復之固以
義起禮者而或以公非錫産爲疑不知公家于錫由祖以下閱歴
三世其父殿撰公葬暨母吳令人先後皆葬湛峴山公廬墓其地
手植松柏萬株詳見公父母墓銘及公行狀葢公生長宦學於斯
凡若干年最後乃有祠命因葬於祠故其自稱必以梁溪又以名
其文集由是觀之公爲寓賢邪爲鄉先生邪葢嘗考公幼有大志
見於登城禦寇之時而宣和大水之論知道君子如陳了齋者深
所期重至其立朝有識有才有權有量而本之以忠謀出之以正
氣在靖康竭扶持之力在建炎舉修攘之政在紹興建恢復之議
不幸而屢見忌沮則其所以復君父之仇正華夷之分而上無媿

於聖賢者不過章疏計畫之間而已然如此有隱功焉而非君子莫之知也後數十年錫與邵武並舉其祠至於今廢而復興則是非之公固無古今之間而天定之能勝人果不可誣也審矣不然若秦賈之子孫固有易譜匿像避而之他者亦獨何哉第茲祠之復僧既無力而大夫士之有力者亦莫或爲省乃俾安氏獨任其費此亦理數之極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爾昔永康徐元德教授邵學首議建公祠晦庵朱子爲記深嘉予之況國無元德之責者哉國又欲割田十有三畝與陸氏所捨同隸寺僧爲春秋私祀之需顧未有主獻者君子謂宜謀於公之族裔焉苟卒行之其事益可尙已賓晚且愚無晦庵之筆以論著公之盛烈而因以見修復之

勤特爲書其麗牲之碑用紀歲月且爲迎送神詞俾祠公者歌之亦少以慰公云爾祠之建始于正德四年八月六日明年九月九日落成時寺僧可淸等奉祠事其迎神曰公何之兮勤我招望雲旗兮淩江溯公蟬冠兮絳服指舊邱兮遊敖朝騰驁兮水裔夕弭節兮山椒西有惠兮東有膠潔我尊兮醑醪鼓英靈兮來下闐歌聲兮鼓簫宛懷公兮心勞其送神曰公將去兮何從望閩山兮南東公重帆兮雙楫駕海濤兮天風颺舊遊兮斯在手嘗植兮萬松惠之泉兮膠之峯儼翼翼兮新宮靈倏彼兮忽此雲迴翔兮太空歲復歲兮來降叶

常州太守華公去思碑　　黃傅

宏治八年夏五月皇帝以常州府知府臣某政成功懋擢遷廣東布政使司參政命既下戒行有日其屬江陰縣知縣黃傅晨起視事見左右人吏走事在庭者咸惘惘悒悒于色若將違父母捐妻子爲萬里之行者既而相與竊語曰我公去矣嗣來者誰耶爾復有若人哉吏視于市市之人猶庭也于郊郊之人猶市也于野野之人猶郊也則視于鄰鄰之境鄰之境之人猶吾人也傅私怪之詰之曰治法不古民散久矣而守若令者負落繁重擁腫畏累莫可撼掉庸猥冗長無益生民之事累巨萬計交心迸發併期刻完神力鬼謀所不能舉于女元元之心無遑下施膏屯不流民罔覩恩何從感而懷之且常之爲郡又最鉅以劇而我公得民之深如此

何哉於是雜集吏民黎老數百人而問其以有答者曰吾逮事焉吾知之伏邪於未萌讋威於不覩刑其故而矜其誤去其太甚以爲政蠹者音儀徽文不用檢繩此我公之潔吏也履畝而賦數丁而徭姦夫猾胥包禍含毒伺不得隙訟者過庭未遽束以法姑徐徐使之自悔愧往往中廢棄讐稱驩其有佹力終凶則究刑峻裁以示後懲此我公之使民也誠不設飾恭不毀防和不俏觚惠不通穢禮覩德崇物豫樂備莫不各得其分而曲中其徵焉此我公之過大夫士也維此三道鮮或克兼我公備而有之以臨吾嘗歷年多而施澤久至和烟熅滲漉肸蠁吾儕小人根不相厭宅里居公吾土而同生死焉今遽棄去輟愛我而愛他人謀所以還之不

可得鬱於中而露於外以故萬口嗸嗸惋嗟焉而不能休也傅爾之斆然曰嗟乎儒生窮居談治術斷斷告薄蕭房陋龔卓以謂出且建非常偉烈及授之位則民之去之若脫虎豹逃盜賊然如是而處之一亭一障且不能了而況當四交五達之衝統方數百里之地幾千萬戶之民而能使吏民士農各得其分恩膠愛結戀戀不忍舍去如我公哉非德盛而能鉅噂克爾耶于是傅欲公之知吾民之懷之也又欲公之知作德之果無負也則具事始末錄其辭獻公更祝公益以愛常者愛廣則廣民亦將爲常民他日又以愛廣者漸而被於天下行且致一世於隆平矣豈無其事而姑爲是侈衍佞媚之詞姁姁相諛說哉

孔子家廟碑

國朝 曹禾

夫子之道大而公其爲教治千百世而不以私其子孫葢道傳斯天下後世皆其嗣積一身一家之計固非所恤自漢元朔以來求其苗裔封爵之俾主其家祭歷代學宮二丁釋奠首載祀典有司歲時舉行天子時執爵臨焉余嘗謂古之有功德於世者於法皆嘗得祀夫子之道施之無窮行之難盡今釋奠之禮乃所以致尊崇師法之意不足爲報獨闕里之祭使其子孫承世爵執籩俎陶匏土鼓進退揖讓洋洋美盛此則自古以來所不能得于身後雖不以爲報亦可見國家興化求治之切不忘所自崇極之如此也古之由其道而廢興其道而亡者何可勝數未有能全用其道也

使全用其道吾不知後世之治較唐虞三代孰盛制作度數聲明文物必全美大備而無遺恨固夫子所甚欲一見而不可得者屈祀配典之隆繼嗣之盛豈其所樂哉然則闕里之祭且非夫子所樂至于支庶之散處者從而廟祀之以爲如此足以事夫祖先又豈所顧戀邪于此以徵其子孫之賢而能興起其學則固夫子所甚願也江陰孔氏始宋武功大夫㞐守土於此卜居梧塍里其後族益衆置祭田立廟創祀焉兵燹後幾毀諸生興綱宗老也積學懷德能世其家力持之得不廢久之聚族而謀選材命工一煥堂構落成祀事如禮鳩其宗之秀良及鄉之俊髦讀書習禮於其中於是田夫牧豎兒童婦女瞻望咨嗟以爲盛事嗟夫三代之治國

有學遂有序黨有庠朝廷之上不能盡收奇才異敏一以寄之於學春夏詩書秋冬羽籥足以馴其志趣而統其風尚故其治不煩而風俗晝一今止有國學及郡縣學耳鄉遂之學曠廢已久郡邑師儒多不由推擇擁皐比自豪較脯修理鬬訟直儒生之蠹耳所謂庠序教養之法漫不知何事比閭族黨求能讀書識字者且不可得至於聖賢之道與政教之本末宜其茫然而不知官牆惰士惶惑失路與吾學爭衡游民餘子傑黠犯法或出入行伍甚者剽奪鼠竊不止是則古制之不復而人心之大可憂也今之廟貌巋然畢鄉之子弟說禮樂而敦詩書儼然東魯之風使孔氏之在魯與在天下者皆能效其所爲則自一鄉而徧天下夫子之道雖未

有全用於後以復其治於古而不得于世者或得于子孫不得于學者或得于家廟友教人倫訓迪來學俾人心從善無入於他途其大者盡性立命歸乎聖賢於以維風化而復于古詎非夫子所樂有其後人者乎夫夫子之道固無私也苟在賢者斯饗之矣春秋之祭舉天下奉焉何必于其家能守其學宣其教是爲賢子孫即祀事實有關必憖而依之若夫勤其祀又能守其學宣其教其憖而依之也決矣廟創於某年月日修於某年月日祭田若千田之入以供祀事餘以廩夫來學者與綱字藝園受業于稃亭陸先生之門年六十餘好學不倦頌曰

天開大道降水精王書丹紱垂休禎一聲木鐸韓聵聾六經炳燿

萬古明四時不息常流行化先南國風教成雲祁秀達馨香夔鳳皇翔舞麒麟鳴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唐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滕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

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歷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塡膺流背不宴不相浹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沱若公有子朗郁等未亂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制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於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附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於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

託我故人敘而銘之常州粟元和以生㓜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敎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爷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於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尙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衞兵曹參軍

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
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稾訓
詞不傳於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
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
詔旨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
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
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訓答呂
荆州諲謚議博而正當時韙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
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
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兇弱課績尚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

刺史舒境瀕江旁山羣盜所聚或嶠結林藪或趑趄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讋之釋矛服耒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璽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寓甚衆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顛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於碣頌流於

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淸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于代若夫賛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閒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蓼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龔遂國僑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衮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靑烏浴濱鵩鴞在原嗟爾

元昆籟祇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詔余不諛我覯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如何淑明摧複碎堅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德義堂銘

元　李存

德義堂者江陰州澄江書院講會之堂也書院益州人蔡君某所建謂其先宗閩人西山先生季通及其子仲默皆師友考亭朱夫子者而嘗講學於此故祠享之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因以為扁番陽李某聞而喜曰夫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義也者行而宜之者也蓋未有得於天而行之不宜者亦未有行之宜而非得之於天者名雖二而實則一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在於知德

知德則知義矣苟不知德義之則亦將安所復踐哉今蔡君既能開鄉於前而若子若孫又能繼述於後其州人子弟講肄於是而有所興發也者必多矣爲之銘曰

天之所予有不自覺苟非生知必由於學其學伊何反察內觀視聽言動忽見其端其端伊何聚火線泉順而長之赴海燎原日用在茲曰德曰義前言往行何者非是緊爾蔡君企景先哲不私乃力爲此構結剏莫降昇齊濟蹌蹌因名有賓邦家之光

古愚齋銘

明 宋濂

延陵韋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宏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侯實行守事情孚化洽

民宜之然猶不忘進修以古愚銘其齋居俟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頗衆奈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于愚斯其所以爲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彀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屐多歧詭祕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爲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所傷奈人僞兮旁午我情鬱紓曷日而攄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迺疾風而屹立懷孅人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宋彼焉多詐睢睢盱盱心自以爲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執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爲激而過中同於自論我將何從聖謨孔邇終日不違睎顏則是

敬愼齋銘　　何喬新

無錫令李君叔蘭闢小齋於其署公退則燕休其中而扁之曰敬愼間因冬官丁君元美屬予銘之予謂敬以心言愼以事言能敬且愼修己安民之要不外是矣乃爲之銘曰

錫山之署有齋伊闢愷悌君子于焉燕息嗟爾君子惟敬是蘉爾心或怠厥政以龎嗟爾君子尙愼無斁爾事或荒終累厥德敬之維何夙夜兢兢譬彼涉川而履春氷愼之維何朝夕惕厲譬彼山行而蹈虎尾內敬于心外愼于事上帝臨汝其敢或肆從事於斯靡怠靡荒厥績用懋厥民用康華扁有煒齋居有翼銘以坐右尙助爾德

梁谿眞贊

宋 李綱

是爲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罰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隋司徒陳公像贊

唐順之

嗚呼奸雄欲發必先所忌其始或同終則必異文若于曹演芬于李雖暫相託卒繼以死法與初起實附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匪沈是同維隋之故忽圖不軌中道乖牾一賊一臣勢豈兩並非沈殺侯則侯誅沈究數未盡侯卒就屠其身則亡義氣炳如雲頭

堕矢聖所不言杜伯之事理蓋有焉雖侯精爽千載勿渝後或有奸覦侯陰誅

忠義祠諸賢贊并序

明　葉夔

宋之亡也忠義莫盛于信國其論尙矣常州城守時信國在平江有統制之令有倡率之義祠以信國爲宗而姚龍圖陳贇章以下左右祔焉禮也蓋弘治間始爲私祀時學校公議如此今禮部以巡按之奏議請行故列位號于後竊念諸公貌像不敢强肖而襃贈有如傳之後世不能道揚死節往事則英聲偉烈泯沒無聞曷以起瞻仰之敬乃不自揆各爲贊詞書于神座之壁以告

宋右丞相信國文公天祥

出將入相才兼文武恢復是圖百挫弗阻身任綱常獨立萬古

知常州贈龍圖閣待制姚忠毅公訔

許國以忠激民以義孤城絕援力竭乃斃勁節高風千秋勿替

常州通判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陳公炤

壘衰從事儒者知戎舍生取義移孝爲忠毘陵保障睢陽同功

贈保定軍承宣使王忠藎公安節

始在江陵乞兵捍禦繼守毘陵築柵以拒斷股不屈臣節乃著

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劉公師勇

克復州城大義是倡孰進異謀憚公忠壯卒歸二王弗隕譽望

署節度使判官進直祕閣胡公應炎

乘間出奇應敵畫計力屈就擒至死不二忠義一門父子兄弟

江西憲將贈濠州團練尹公玉

軀則可捐義不可舍殊死抗敵僵屍蔽野殘軍五百無一降者

贛州三砦巡檢贈高州刺史麻公士龍

北兵猖獗墮我名城義士憤惋慶橋伏兵身膏草野心照汗青

知武進縣包公圭

桓桓包公克壯其猷宰我武邑多事之秋慷慨死義邈焉寡儔

知無錫縣阮公應得

德祐初元元師徂錫背城一戰親冒矢石全軍覆亡力竭乃溺

宜興巡檢贈秉義郎方公允武

建炎之初金人入寇公率士軍梅嶺格鬬殺身成仁何愧載覆

常州天慶觀道士徐公道明

赫赫徐公主天慶觀義士自期卓有定算危坐讀書兵脇不亂

溧陽尉贈武功大夫莫謙之

公遭世變起于浮屠糾我義士衞我鄉閭沒有徽贈武功大夫

萬安僧

降魔旗舉兵以義興時危作將事定爲僧食君之祿或者未能

元武進縣尹劉公溶

至正壬辰挺身捍圉獨率民兵孰云一旅搏之葛橋爲公死所

酒官箴送趙禹仲之官常州　宋劉宰

惟酒亂德先聖所惡子方妙年而司榷酤然古君子職思其居既

居其職可不思歟出納之吝有司之謂會計必當毋付之吏市道

之常有取有捨毋較勺合以杜來者貧民竊釀不過斗升以奉耆老以合親朋毋信譁徒破盎贏瓶飲者必醉醉則慢易撞搪叫號罔知所忌是能容之無責正理信能行此上下相安遠濟世美迺奉親權萬里夷塗脯車傚載尙謹旃哉毋輸爾載

毘陵張先生哀辭并序代呂侍講作

宋　汪　革

毘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修於家忠信行於友而聲名聞於人達於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毘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爲恥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爲解有造之者爲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

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士事詭激甘槁薄臞悴於山砠水涯窮居獨游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然後爲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於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於爲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於筆札天性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於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爲榮旣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盈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於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旣得又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於他郡朝奉君亦安於小官不汲汲於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

後用近臣薦起為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於朝於是勅郡縣以禮遣益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天章公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為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道之以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祕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為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於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撫其孤猶己子不欲遺去屢以瓷庫請於朝終不大用於時先生之節蓋奉君成就之為多詞曰

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鳥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爲爵峻且崇兮祿雖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迢遞山複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舊菁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詞爲予衷兮

祭獨孤常州文

唐　崔祐甫

維大歷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姝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

於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
拱木荆榛孤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
姿亡兮何若有兮對誰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
我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救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
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
語吾與至之思宏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
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爲士準動有時則吾
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嘐嘐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
皐契獨蓻華勛吾與至之談空聚元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
之期諸晩歲偃臥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艮難名數念我交情

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燭然澄酤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此飫予必吾勵目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余生之絜

祭丁學士文　　宋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淪溺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蠢愚經營一世

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羅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山莊上梁文

宋　孫覿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黿鼉之窟鳴桴出鮫人之館浮杯問梵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間遂問津於耕者鴻慶居士歎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齏悼心喘月平生許國臥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住揚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道五遷獨行鷗鷺

之羣其集雞豚之社半山銜日落帆影於座中萬竅留風過樵聲於枕上蓬茅不翦春鋪自隨遙開白板之扉幾叩烏犍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鬚婦女應門那聞敲釜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宮茶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於既老木居士安能爲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焉是息其此百家之聚來同一笑之歡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潤草不鋤隨意綠巖花無主爲誰紅

拋梁南鼻息齁齁午醉酣一篷清風吹酒醒槐公不見府潭潭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皺墮魚跳波底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復回山人俗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木杪浮新漲何敎百鬼瞰高明愁鶴驚猿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慶厦吳王宮殿舊巢空其此盔頭茅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大雞藩息野蠶大如甕盎禾囷高若坻

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覩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劫無因

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卷八　賦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賦

壓波堂賦

宋 楊萬里

陳晞顔作堂洮湖之上榜以壓波命其友誠齋野客廬陵楊某賦之其辭曰

敦復先生宅於洮湖日與湖而居猶以湖爲疎乃堂其涯去湖寸條益城虎牢以逼鄭晉退三舍而子玉不止者歟一夕波歇鏡底生月忽失洮湖之所在但見萬頃之平雪先生欣然曰吾又將載

吾堂於扁舟對越江妃之貝闕我芰我裳我葛我巾篳牀茶竈瓦盆藤斗左衛齋之詩右退之之文舟人之櫂一從而先生飄然若秋空之孤雲矣先生方獨酌濁酒悲吟苦語攬鬚莖之霜搜象外之句管城子楮先生環而攻之麾之未去也有風颯如有瀾煙如舟人曰浪將作矣夫子其歸乎先生未及答而小波屋如大波山如龜魚陸梁蛟龍雕盱馮夷擊鼓而會戰川后鞭車而疾驅眇一葦之浮沒眩秋毫之有無舟人大恐相顧無色先生投袂而起仰天而歎曰吾與洮湖定交久矣而未嘗識此奇觀也予產曰他日吾見蔑之而而已今見其心請改事湖庶幾歲晚之斷金

懷延陵賦有序

元　楊維禎

延州季札吾聖人予其賢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慕義無
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爲聖人貶札咎札不爲季歷而
效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顧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
尙爲知春秋者哉札已以諸樊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
州于皆庶也壽夢欲越三長嫡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
也而況三伯仲俱無太伯仲雍之亦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
夷昧卒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
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
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遽以爲善惡之斷求經之陋者
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謂名爲貶得

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置辨使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
乎季子之道者也

昔三吳之開國兮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兮聿荊蠻而不從嗟後之人弗率兮將自同於啟戎去諸姬以日遠兮十有四葉而稱王夫何巢之逆德兮又鍾之以順嗣既博物又閎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東兮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兮德之所以懸類北學於周公孔子兮羌讓不夫東郊過齊晉之大邦兮警貪功與好直僭宗卿之岌岌兮覆好善而不擇辨鐘聲於戚邸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僑之賄兮藹驩然若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兮律千鈞於一髮荷奸國於不義兮竦子臧之附節巢既

閔乎諸樊兮闔廬戕乎戴吳天將啟乎季子兮抑弱喪其孤悲上國之使歸兮賴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諸而退以待也鴟夷藏於江中兮遊鹿上乎荒宮問七王以何在兮歌至德之遺風避闔門以彳亍兮感特書之題名也矢吾辭以白心兮比徐君之懸劍也

震澤賦并序

明 朱右

案禹貢震澤底定在揚州之域說者謂太湖也國語太湖韋昭注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官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吳越春秋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漢貨殖傳曰有五湖三江之

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愚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而名具區以其旣定而草木藪聚爲義而五湖者又太湖東岸五灣瀦水之別澉今連屬已春秋時以爲笠澤漢傳吳志指爲五湖皆卽今之太湖是也於是推本作震澤賦以爲極庶類之繁衍明禹德於不忘其辭曰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傲儻玫瑰超奇拔偉衣白雲之翩翩戴危冠之韡韡神悅悅以欲逸風飄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蹤超洞簦韜車而驅輜重紛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芍藥送乃揚颿錢塘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驩然從予主人曰予號愿覽亦嘗闖藪澤之大有三萬

六千頃者平生日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唯唯夏曰震澤周曰具區下屬三江實爲五湖右接天目宣歙出谿之原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咽衆流之委羣利之儲苕溪川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灣渚其東垂虹界其隄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豬杳不知其幾千里之爲遠疇能計夫三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瀁滈汙洶湧濟潾瀰漫溟涬渙渙沄沄流飈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泫氤氳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濆澎湃泫粼出雷騰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早莫而異觀飛揚蕩薄迅復汩淪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衍黃石碔砆涉薛蒹葭白蘋青蒲荇

芹藴藻茭芷荻蘆蔓菁杜若茳離蘪蕪芡實鷄頭草長龍須荌荷
翠沃進藕芬專眾物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塗泥微露埤溼就
乾葴菥蘪蒿蓷芷蘅蘭菖蒲馬荔荃蓀射干坊楊絮白水柳葉丹
蘋蓼早綠榆楓莫殷朱橘火齊黃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
爾乃周流梗槩溥覽闌斑兩兩相峙鬱乎崇山其山則層巒崑崙
岧嶢嶙峋岑嶔參差如陵如墳崔嵬礌碎陂陁糾紛上拔仞岡下
臨湄瀆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迹屹立以凝凝翠峰峻
拔以盤桓夏浮雲之流景俯蛟龍之深淵空谷谽谺以無底磴道
蜿蜒而相連其中乃有奉負之祠供佛之堂琳宮道館梵宇禪房
烟雲繚繞金碧焜煌黃冠緇衣往來而徜徉談元讚空學幻言吮

或高堂以演元或擎鮮而稱觴騖白魚之飛艘泝重湫之流光水產則黏蠓旋螺土蚧石花鮨鱧鯽鯉鱖鱵鱨魦縮項之鯿赬尾之魴細鱗之鱸紫甲之蝦稻蟹盈尺巨黿專車長鮫潛鱣兮龜靈鼉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銜則晨鵠非鷄鶄鸘鳧鷖交兼鳩鵙鸂鵝鶡鶿鷙鴻來賓陽鳥攸居鴛鴦遠舉鷗鷺忘機王雎並鶩屬玉交飛振翮刷羽以敖以嬉來如雲集去如烟嶠若乃絕岸之濱漸水之石或伏或倚或臥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或矗如峯巒或平若几席或滑若肤肪或廉若劒戟或赭而赤或蒼而碧或縞如玉或黝如漆為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石怪怪奇奇熒熒礫礫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於茲水之蕩激也思昔夫差競伯圖勳鏖戰

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空舴艋如雲始魚鼈以爲樂終麋鹿而成羣適若歸釣之徒若書之士去國鴟夷泛舟西子亦復眇眇滄波茫茫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鄒陽生肅平改容喟然而歎曰甚矣世道適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兹澤之庶殖不思禹蹟之胼胝而徒歎英賢於戰國皆非所以極遊覽之顧望而擴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擊節太息請卽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烏虖噫嘻浩蕩方割懷襄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支祁倔強於淮甸天吳披猖於海湨時維兹水震蕩辟易涛涛洶洶砉砉轟轟疑撼天而動地猶驚雷而顓頊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澤之所以錫

名也迨夫九載暨商庶土交正波神授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別江海而表境於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止動者自靜斯震澤之所以底定也千載之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檝鼓浪引帆隨風莫不連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文具區之藪以裕萬民惟正之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教化外修貢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業其習商估其值士守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溢泆方鎮以寧土地墾辟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靡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災

人樂沃土之逸試言其故則辟雝蕩蕩聖化行矣靈沼洋洋聖澤汪矣御溝溶溶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達要荒矣下視一隅寧不隘杯水於坳堂矣主人於是聳乎樂聞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枻乎滄浪曾不芥蔕於胷臆迺起爲詩歌以頌德詩曰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民宅我土中原隰畇畇江漢爲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慶啓佑我皇與民立命闡禹疆土繼禹作聖其保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聖皇維上帝不常敬哉有土亹亹非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罔不修其職來享來王來享來王受天之祜於萬斯年聡

我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荆溪賦并序

明　李東陽

宜興荆溪之勝予聞諸徐文靖公嘗與吳禮部克溫世居其上爲予道之尤詳請賦焉乃作賦曰

有溪來自西南兮勢奔騰而蜿蜒界甸服以爲中江兮稱義興之名川上源出於蕪湖兮下通流於震澤乃雲雨之是興兮亦蛟龍之攸宅歷松江以入海兮渺不知其所極棹蘭舟而退翳兮與羣山而透迤叢岩巉其前陳兮錦帳紛其後隨樓閣倒景於空靑兮沙石分明而陸離彼魚與鳥其何心兮亦水泳而雲飛惟夫君之好修兮稟坤輿之清淑鍾世澤於名門兮蔭嘉林於喬木漲一鑑

以爲池兮結重茅以爲屋朝擥秀於山巔兮暮搴芳乎水曲抱經濟以用世兮出覲光於兩都躡瀛海之高蹤兮覽長江之壯圖歎墨突之不得黔兮念陶園之將蕪列魁參於三台兮寄高情於五湖予養癖於林泉兮每探奇而索奧考茲地於山經兮恨不高飛而遠到重文靖之盟言兮亦惟斯人之爲好慕楚頌之遺風兮别蜀山之惟肖孰使溪之名荆兮復洞庭之是號豈不懷乎三湘兮挹風濤之浩浩楚人聚而咻之兮功難成而不告歲忽忽其屢更兮意惘惘而莫宜時豩往而痦來兮宛茲溪之在前吾將探石髓於神山兮尋勝景於桃源佇飛舄於王喬兮邀歸槎於張騫雲幢翳節不可以久駐兮恍若逸乎登仙荆溪主人聞而歌曰予之溪

兮故鄉予之雁兮此堂抱予襟兮水旁洴兮練兮中央進則用兮退有藏參吾道兮相與翱翔招美人兮不來渺予懷兮天一方予亦從而和曰荆之溪兮孰使爲清荆之山兮孰使爲鹽人與地而俱佳兮文與獻而俱徵彼信美而非吾土兮悵無樓之可登感妙思於吳歌兮思騷辭於楚聲

秋蘭賦 幷序

明 何喬新

金君文遠晉陵之隱君子也于物無所好顧獨愛蘭蓋其情性有合焉耳嘗得畫蘭一卷曲盡露葉春莖之妙文遠寶而藏之其從子秋官主事和之出以示予予爲推其意而賦之其辭曰

予昔好此芳草兮歲逾邁而不衰步予馬于楚畹兮弭予棹乎灃

之湄登芳皋以騁望兮溯予心之顧懷蕭艾叢摩其極目兮宿草莽莽以紛披聡茲蘭之旖旎兮屏山谷以自藏芳菲菲而襲余兮羌居蔽而聞章濯湛露以自潔兮泛光風而遠揚雖寂寥乎山阿兮豈以無人而不芳感予心而長喟兮爰移植乎都房飾雕檻以固護兮恐迴風之飄颻驅蜂蝶以遠屏兮恐芳蕊之見淩何所獨無芳草兮胡聡聡而懷茲念綠葉而素莖兮夐異乎杜蘅與江離惜容與而獨秀兮肖君子之幽貞也芬郁郁而遠聞兮猶吾德之馨也人之心不與吾同兮胡好惡其獨異戶服艾以自好兮紉蕭薄以為佩菉葹薆其盈室兮顧謂秋蘭為不芳苟中情之貞姱兮不吾知其何傷苦露均之好修兮每惓惓于荃蘭與衆草而為伍

兮發素王之悲歎固予異乎衆好兮夠茲幽獨之可願期與予而為友兮敦久要而弗諼委厥美以從俗兮匪余情之所安肖予像以為儀兮矢其保乎歲寒重曰睠彼嘉卉亶國香兮煢獨處廓聊自芳兮姱而不淫可充纕兮不采而佩庸何傷兮置以為像無異乎夷之清兮

松石賦

明 徐問

南郭子過東郭主人問其所居之齋答曰吾嘗遊孟瀆望楊子江登孤陳山緣崖絕巔窺虎豹之關下臨無極瞰魚龍之淵駭心眩目悚息辟易前有長松青蒼巨石堅白始坐而憩焉久而相矚盤如翼如對待若賓客神交如麗澤將遐棄乎觀遊意有託乎松石

坐客詰之曰異哉子之謂也夫名與義沂其自爲類取於物爲假
故有比德於玉或稱良於馬皆舉一以例餘而兼其兩者蓋寡況
山藪之所藏亦何資於取舍哉南郭子曰凡天壤品彙極之於萬
有統備於其人苟非吾之所希亦何繇而可珍子獨不覩金谷之
花銅駝之塵隨芳春以凋歇逐回風而染輪豈若松質停龍石狀
立虎刳凌寒之霜鱗坌剛碧於后土雖冰雪與風雷猶霽威而不
武賦榮華萎落倏若戰北之兵曳戈而棄鼓矣吾方辭喧繅馬承
陰襲芳揭枝柯以爲蓋羅諸峯以爲堂熏石髓以爲飲采茯苓以
爲糧託貞心於末契表雅節於清霜若夫出處惟時窮達有命彼
坎壈而嗟卑眞冥行而失性況清廟需乎巨材而良工取其手應

眾競進而攺途吾神凝而守定于是東郭主人聽而歎曰善如子言是爲德貞貞可久矣爲之歌曰山有松兮青青根白石兮結靈中有人兮隱翠屏撫瑤琴兮風泠泠朝夕餐兮飯雲子漱潺湲兮石齒齒木葉下兮空山杪思君兮江水

凌波閣賦并序　　明　薛章憲

方君孔章有平涉烟霄之志而久未遂乃作飛觀於大江之濱黃山之麓命之曰凌波閣以舒嘯寄傲云爾泮休野人爲之賦曰

大江西來直下五千里繚百折而不迴洶湧奔騰而入海兮轟萬壑之驚雷馮夷海若掀舞噴薄鎮日夕而揮霍狂瀾瀠洄巨浪喧

厥屹雪山之崔巍爰有飛觀馮崖架壑甍棟孤騫簷牙高啄冠平仲構無地之樓臺邵堯夫揭空中之樓閣霧雨溟濛兮蜃蛤噓氣而成雲波濤舂擊兮蜥蜴銜冰而吐雹於是目駭膽掉心動股栗晨光熹微如遊龍伯之宮寒氣痒凜恍入鮫人之室若乃朝日出兮躍金夕月吐兮浮玉霜橫空以垂練風吹漪而縐縠萬象隨感而自生四時隨在而各足若使此江倏變而爲春酒兮與君兩向舉觴而相屬

馬蹟山賦　　明　鈕　慶

客有掛席兮蘭舟藉天風兮東遊望震澤兮揚觽倚桂棹兮夷猶顧艮山而欲駐睨巨武而相攸仰峯巒兮軒豁俯波瀾兮忘憂於

是艤舟停棹惟類是求踵予前而長揖語未終而情投察其志之可與論斯水之奚由客乃告予曰懸湖山之勝處獨斯境之最幽玆非具區之澤馬蹟之山乎曷不攄予宏思騁予妍辭記之今古爲佳境之雄雌以會晤之淸談爲貽吾之良詒庶不負吾之周爰吝諏也予迺奮髯長嘯攜手坐石呼童索楮操管泚墨而爲賦曰

乾坤闔闢陰陽凝流元圖授而鰲極立坤輿奠而兌澤洊轇轕兮吳楚之墟摩盪乎東南之州賴是澤之爲瀦免昏墊於龍湫況丹崖之戢列氣相接於蜃樓若夫春日載陽晴空靄碧倒浸巑岏之影橫吞崒嵂之壁上有松杉檜柏之挺秀下有蛟螭蜥蜴之潛宅鱗族乘躍兮變化羽族鳴春兮嚶喈滌俗慮兮訪漁樵弔世情兮

問商客於斯時也逸興優游襟懷冲適至若火鏡煽空流金爍石厭溽暑兮遯跡憚亢陽兮炎炙坐林壑之清風沐澗泉之朝夕覩山澤之爽塏儼清冷之凌室是時也令人神頤氣爽炎囂頓釋又如琴收行秋桂粟香淸月出皎兮雲淡風撼竹兮球鳴倦翼還兮集晚漁火亂兮繁星水天湛乎一色嵐靄浸乎半泓助無窮之逸思蜺有限之嚣情更若豐隆怒作元冥釀雪萬鶴攪乎長空滿地糝乎玉屑漁練凍兮難纏牧笛吹兮聲咽寒梅吐蕚兮綴鉛葦松檄撫韻兮鼓靈瑟島嶼二十三而鴈灣居其顛湖嶼七十二微是山其誰與匹斯焉蹟四時之景狀雖兖中山之毫涅南山之竹有未易以悉寫其兮猶也子嘗築衡廬於山隈植松竹於林垓既遊

遥兮自適復瞻顧兮徘徊於是慨嬴秦之何在悟鞭石之已非野廉遊而西施莫返芳草淒兮夫差不歸把菊東籬尚念賦歸來之興濯風南浦尤思集蓮冠之偕吾於是盍亦有所感矣矧夫湖濱山麓神駒留跡其大如斗存乎巨石此振古所謂大禹疏鑿之後秦始皇欲石橋渡海觀日出以術召石使神人鞭驅馳逐神駒過此而存其跡也於是客作而謂予曰噫嘻嗟哉波落石出物異時移盛衰相尋於何極古今人物之茫然而此具區與神跡乃萬物之不易得非與天地相爲悠久者乎余復應之曰不然何古非今曷今非昨惟德是務斯安可託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理會心融豁然自若今吾與子面蒼巒而坐盤石咏清風而把明月恍然

不啻瀛洲之仙境而所以獲免於龍蛇之窟以樂乎平成者皆神禹罔極之恩也昔嬴秦之術行則後世不復知禹之恩如斯其大矣覩山澤而思禹山澤本無情其思禹之恩故卽山澤猶見禹也吾是以知禹之恩當與山澤同其壽於萬斯年也信矣彼適然之迭更嬴秦之得失奚足論哉客喜而笑乃歌曰波蕩漪兮水悠悠猲船舠兮事咨諏思夫人之功德兮誰克與儔予復賡而和之曰駕蒼虬兮驂螭寄遺跡兮神駒嗟夫人兮安能配神禹兮同歸歟音未竟客揖而去明日復來不知其處

青墩賦并序　董舜民蒼梧別業

國朝　吳梅鼎

蒼梧先生南蘭才子溯厥家風古稱良吏稽其世美策著天人

爰始垂髫聲早標於文苑年才舞象名已重於通侯猶且性耆縹緗情耽鉛槧寓目則十行俱下揮毫則七紙立成犀珠翡翠之牀吐繡珊瑚之几齊秦燕趙時成汗漫之遊井木山河日涉詩歌之趣乃復蕭然遠引闃其幽居孫子荊癖終青霞仲長統心怡白水爰築維摩之丈室遂營巢父之枝棲柳圍花鎖江醴陵夢錦之川桂粟松濤李供奉含毫之地不事塗丹之綺麗自成石泉之清佳賦詩其際藻繪星馳彈琴其中雲韶暗度亭杲方乎西蜀廬信比夫南陽屬余爲文因而作賦

若夫人爲虞舜之民墅曰蒼梧之野地距山而已深旅沿溪而自瀉紅飛夾岸之桃綠繫秦隄之馬門拾級兮崇登橋宛虹兮橫跨

羅乾坤於草亭眺山川之圖畫聆春鳥兮能歌瞻秋田兮問稼顧盤坳之如繭遂營室乎其下內則曲房深檻機杼月明外則邃宇迴闌吚唔午夜請琴瑟兮條理謀燕貽兮整暇爾乃室之西隅地迴且恢挺千尋之碧梧蟠十樹之古梅紛篔簹之翠飈綠爲天兮無埃鶴避人而逕轉花迎蝶而門開升其堂兮朋敞藏萬卷兮霞推搜金籙於禹穴披虬篆於秦碑集姬廷之彝鼎陳漢代之尊罍香以眾而難辨竭不能而極來庭種金鶯之樹砌栽元鹿之芝傲百城兮南面恍遊仙兮蓬萊至於堂後有軒是爲容膝嶇曲磵兮覩文魚倚蒼松兮捫怪石梅照水兮多姿月窺軒兮弄色軒後有閣是名櫻桃窗玲瓏而四闢枝蓊蔚而垂條綴火齊兮碧栓投瓊

瑛兮詩瓢柏自披夫瓔珞藤亦宇夫淩霄閃波光兮珠箔偷面色
兮天桃爾其廊名環碧亭署栝蒼竹木薈薈水石淙淙立而望之
則綠雲翠烟參差冥迷而莫際其陂塘也坐而觀之則飛甍晝棟
聳峙迴旋而莫測其陰陽也珍木之所映帶好鳥之所回翔遠若
縟繡近而凝香蒼梧之勝蓋囊括於茲矣乃其茂林叢薄疎籬繚
列破苔痕兮右還見危樓之傑出面喬松兮成行翩來鶴兮鼓翼
松以壽而爲龍鶴好閑而近石樓與岡兮對峙花遶逕兮五色彼
其逕盡水隔斬木爲梁泝青蜺兮綠水敷菡萏於金塘彼陰森之
叢桂羌郁烈而流黃結螺亭兮雲外飄月窟兮天香墜繽紛之黃
雪隕璀璨之璚霜詎入廣寒之殿將遊嚝賓之鄉若夫雲亭之後

磴道而升矚晴光兮萬里數遠樹而千名歸然者木鐵幹蒼鱗枝結蔭兮如蓋根踞地兮崢嶸下搆方屋爰名栗亭折亭之左修竹連雲剖之爲瓦合之爲楹織之爲簾豎之爲檽編之爲門坐臥之爲几席器用之爲盤罌齋之內外無非此君以比黃岡之樓更饒清致將較青州之夜獨擅蕭森乃若竹陰數轉曲沼九洄隆然之坡鬱有老梅耆宿莫稽其年歲虬龍若舞乎風雷板橋流水之間增其幽淡亭榭樓臺之畔借其清輝當蕭辰而孤勁時杖策以徘徊以及湘帆是閣遙臨花竹之坡曲屋如舟牽上松杉之岸豈隨雁陣以乘風亦倩柳絲而繫纜加以春晴鳥影盡入窗中秋夜栞聲鄰來枕上晨相杵而村歌漁投罾而醉唱負薪之叟兮攜藥籠

之花載酒之朋偶破前溪之浪思采菱而蕩舟喜得魚而舉網收芋栗兮未貧寧秋芳兮湖上知樂天兮任化聊含哺以擊壤藉非虞舜之民誰識耆梧之放曠也哉按編之爲門上似有脫句

君山瞰江賦以孤嶂臨滄海千山湧大江爲韻　　趙曦明

惟岷山之蘊靈兮始發源於濫觴忽起伏而奔騰兮分九派於潯陽會彭澤而走徐陵兮流猛勢之滄滄河伯縮瑟而不敢正視兮川后俯首而徬徨直下京口匯爲蓉江將蓄朝宗之力彌遒東注之瀧白波連山以岌岌洪流緊地而淙淙撼萬仞之絕壁馬馱伏而鶩鼻倏爰有君山瞰乎江灣離羣峯而獨立仰穹昊而孤挐挺一拳之峩嵸俯巨浸之潺湲類智者之樂水長意慊而神閒於是

亭亭標秀犖犖呈妍松勢鬱盤似蔭芙蓉之蓋石文斑駁如乘鏤衢之驄百川異道而同趨西鐵騎之十萬衆岫分方而並拱從珠履之三千西眺淮甸東睎海虞沙邈是白山小為孤明晲遂蒸之宮闕晦曕海嶽之畫圖千態萬狀瑣屑前鋪則有石磧波鳴沙洲沫擁湖濤山低風侵浪湧水禽翔而鼓鬣江豚戲而播踵至如遇物寫形應候呈采月上珠遊雲[illegible][illegible]吹映日疑微落之灘蒙霧比天日之海又若淼淼洄洄洋洋漭漭與天為長畫地成壯飄落葉以聯舟疊沿螺而浮嶂椅軒眉以一覗悉效情而內向閱千齡以不移表嘉名而遐暢爾迺海門闢祥飈和飛五兩通百貨望中流而鼓枻淩萬頃而直過遙仰茲山不竦不惰若巨人之端拱[illegible]水

德之為大美矣哉江水善下而我則據其上江流善齧而我不患其侵履險如夷持以無心雖極一勺於不測而機緘莫閟有以合於大君之觀生觀我而中正以臨

苔窗賦　　吳永和 閨秀

敝廬之北鄰圃之前縱橫半畝攲側數椽蒙翳於蔓草迷漫於荒烟迺葺小齋營狹室逍遙兮容與偃仰兮棲息任平行之礙眉審易安於容膝爾迺左排藜牀中列棐几琴拂嶧陽之桐詩裁浣花之紙書裝玳瑁之籤硯浴薔薇之水則復面以素垣帶以紅欄花疎疎兮三五樹竹娟娟兮數十竿簾非水晶而不下屏非琉璃而不夾當其新葉並抽繁英齊吐杏蕊紅兮覆屋棗花白兮罨戶紫

燕聼於風檐黃蝶翻於蔬圃飛絮撲人遊絲橫路及夫高樹蔽日清波送涼扇襲素紈團來小月衫裁白紵翦落輕霜埽逕則竹籜盈砌拂簷則花瓣半脉又如涼風欲來袷衣換早哀斷雁之宵征驚疎砧之夜搗響敗葉於空階泣亂蟲於衰草至若歲聿云暮天寒日短屋朔風吼樹凍雪折竹戸掩雙鐶窗扃六幅擁竹爐之初紅試鄰缸之新綠若乃朝日晃耀晴烟霏微苔痕上階草色侵衣鳥送歌來蜂抱花飛時而雨濛濛兮如絲雲黯黯兮潑墨樹逕新痕花薦故色倚薰籠以生潤對紙楞而易黑至於疎鐘初動仄徑無塵疎星在天纖月窺人豈持燭而書謨亦聚螢而稱貸於是撫流光以怡顔感造物之無盡或擷畦上之蔬或斸林間之筍或撲鐵

主之棗或採連珠之菌憂藉萱草能忘年有昌陽可引況乎志先
淡泊心非崇侈檢書課蓬頭之子瀹茶訓赤脚之婢地僻則喜其
面城景幽則忘其背市優哉游哉完矣美矣笑介蟻之浮沈歎風
燭其奚俟